

长篇小说

● 布金 著

部长家族



部长家族

长篇小说 ● 布金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长家族/布金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12

ISBN 7-5059-2853-8

I. 部… II. 布…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002 号

书 名	部长家族
作 者	布 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蓟县新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62 千字
印 张	13.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26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853-8/I·2135
定 价	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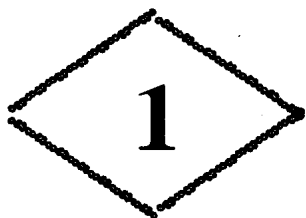
内 容 简 介

临京市市委书记突然去世，其子背尸送葬，引起轩然大波。围绕市委书记的人选，各方势力展开了角逐。市委副书记黄武把富临开发区当做升迁的筹码，为获得投资而与港商胡老板周旋，并成为港姐栗小姐的床上客。胡老板却“醉翁之意不在酒”，瞄准了黄武之父——某部黄部长……小说描写了以部长家庭为轴心的社会各个阶层面对世纪末的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伟大变革所持的各种心态，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各种矛盾，深层次地透视各个阶层人的内心活动，以大视角全景式地描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可谓当今中国之“清明上河图”。

这是

一个弱智者的感觉，
当不得半点真的。

——题记



临京市市委书记魏亮死得突然，与他的办事作风一样断然决然，干净利落。连遗嘱都没有。这还不算奇，更奇的是，送殡的时候，没有一辆车。当然了，也不是拖去就扔了。在临京市，死个科局长都有半街筒的车送葬。老百姓们从送葬车辆的档次和数量上就可以猜出死者的级别，或者大款大腕的档次。魏亮的送葬队伍没有车，那尸首怎么办？说起来更奇了，是由他儿子背着。他儿子说：“我同他从3岁开始顶撞已30年，没有尽过一点点孝，这回他去见阎王了，我怕他告我的阴状，我就尽一回孝道。我算过了，从这儿到火葬场正好是30公里，他为我操了30年的心，我背1公里还他一年劳心费，还不够吗？”他的姐姐魏宛唏溜一下子鼻子说：“魏真，你像什么话？”

魏真侧身瞅了一下姐姐说：“好好，我不说，你与爸爸共同教育我二十几年，这回按他常常说的话，他去见马克思了，鬼才知道，欧洲那个大胡子还认不认这个单相思的亚洲弟子。”魏真边说边拱了拱腰把下滑的尸体往上颠了颠，接着说：“姐姐，这回就只剩下你来教育我了。不知是你的悲哀还是我的悲哀。”

“魏真，姐姐求你了，等把丧事办完以后你说什么，姐姐听什么，还不行吗？”

“姐姐，我说什么反动话了你这么慌急？在家你不让我说，在这大马路上我随便嘀咕你还管我？是不是有损你这个市委书记千金的光辉形象了。”

魏宛怒不可遏，也顾不得什么场合脸面，伸出巴掌，在弟弟汗流巴渍的脸上呱呱一声搨了一下。这巴掌不啻一声惊雷轰响，跟随在左右的市委、市政府的头头们都把微低的头抬起来看着这姐弟俩。奇的是魏真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弓着腰向前走着。魏宛却蹲在地上嘤嘤地哭泣。

市委黄副书记晃晃脑袋欲对市长张可明说什么，张以眼示意不要说。黄副书记轻轻叹了口气。

张市长是治丧小组的组长，黄副书记是副组长。他们商量好了，要进行庄重而且不铺张、符合上级意图的治丧活动。他们都很清楚，魏亮在临京市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平时很少登爸爸家门的魏真突然挺起身来干预治丧活动了。按法律上讲，魏亮的妻子死了好几年，只有长子最有发言权了，结果这个混世魔王，谁的话也不听，闹了场一辆车也不要，背尸送葬的活剧。魏真说，我爸在世时就反对用公车送葬。尽管他一直没有禁止住。不，有一次禁止住了，就是送我妈的时候。你送我妈不让用公车，我送你的时候什么车都不让用，在你我争执中就这一回我说了算。

张市长当时就火了，说：“魏真，给魏亮同志治丧不只是你自家的事，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的公务所在，你不要太任性。”

“张伯，张大市长，今天是公和私各一半，那么家这一半我做主，我背我的父亲走，公那一半你们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不管。不用说坐汽车，坐飞机、火箭、坦克我都不管。”魏真说完背起父亲就往外走。市政府秘书长焦然挡在门口说：“真弟，不要这样好吗。”焦然是魏宛的丈夫。魏真眼皮都没有抬，犹如见了生人的老狗一样低吼了一声：“你给我滚开！”然后从焦然身旁走了出去。焦然转身对张市长说：“不行叫警察来，把他抓起来算了。这成什么体统。”张可明瞪了一眼焦然说：“乱弹琴。”

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队伍，市委、市政府以及下属各机关、各机关下属的各机关的官们都默默地跟着一个背死尸的大汉子，周围是看热闹的人群。队伍中也有自动参加进来的，按级别不

够由治丧小组通知的其他的人们。他们感到可惜了一个好书记，因为今天送葬没有车，领导们也以步代车，正好他们也能跟得上。在这里除与背尸者距离的远近这个区别以外，在步行这点上没有了大官中官小官的区别，没有了官和民的区别，而且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尽管这只是形式上的，而且这形式上的一样也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张可明起初并没有发现几百名步行者之后，跟着上百辆只有司机坐着的长长的车龙。张可明对焦然说：“谁让他们跟过来的，告诉他们都回去，真糊涂。”司机们乐颠颠地掉转头开到了指定的吃丧宴的饭店，闲聊着等吃。一个胖矮的司机突然拍了一下脑门说，“咳，哥儿们，我们是傻老婆等鳊汉子呢。你们想想一趟 30 公里，来回 60 公里还背着个死尸，一天能走回来吗？我们在这等什么？”“操他妈的，这干的什么事？”有人骂了句。“不行，我们先跟饭店说说先开几桌，我们吃了走。”“没良心的，你还有心思吃。”有人骂了句。交通局的小马笑了说，“咳，这下好了，我同学的姑妈死了，三天前就订的车，我正愁着没法去呢，真是天赐良机，感谢魏书记，你死了都不烦人。菩萨保佑你吧，我每年这时都给你烧把纸。”说完他喜滋滋地开车走了。

一个开皇冠车的司机的 BP 机响了，他打开瞧了瞧说，“这小蹄子×痒痒了，两日不见就扣个没完。”在跟前的一个嚷嚷道，“老肖你悠着点，看你那小体格。”司机们笑骂着四散了。

送葬的队伍仍很紧密地走着。他们过去就知道魏亮这个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敢当面顶撞，而且一直顶撞了魏亮几十年的人。但是，这毕竟是魏亮家的私事，个中原因他们并不深知，而且，魏真与政界不沾边，他只是一个退伍回来后在钢厂当机修工的工人。按他自己对父亲的话说，黄鼠狼下了个斗鼠子，我算不如你。当然对这一切外界是无法知道的。可是，今日，张市长为首的几个包罗了临京市全部官员的步行送葬队伍却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临京市第一公子的无以伦比的倔劲。起初他们想，我们就不信你魏真真有那么大的力气或那么大的劲或那么大的耐力能把父尸背 30 公里。也有人想，

背上十里八里算你有种，算你是魏亮的真种。然而，他们都想错了。当他们都已感到腰酸腿软，烈日曝晒难耐的时候，魏真却仍如刚出门口时那样不紧不慢地走着。

有人开始心中暗骂，真是啥人啥种，魏亮就是一个气死牛的倔种，生了个儿子也是一个模子压出来的。这时，他们感到了小汽车的诱人的魅力。哪怕是212也行。再走一会儿他们就开始艳羡起骑着自行车，带着风匆匆而过的人们了。该死的魏真。起初同情他的人这时也怨恨起他来了。

张市长擦了一把额头的汗对魏真说：“小真，换个人背背吧。我怕把你累坏了。”魏真说，“谁让我是他的儿子呢，你再找出一个魏亮的儿子来，我就让他背。”这话把张可明弄得哭笑不得。

太阳开始把人们的影子拉短了，拉得粗壮了。这证明太阳更接近人们了。想不明白的是，人们把最美好的赞美给了太阳，又把最恶毒的诅咒给了太阳。其实人们都是以自利为轴心来思维的。这是人类的悲哀根源。对太阳也毫不例外。当太阳给人们以光明温暖的时候，人们便以能够想到的所有的赞美话语颂扬它。但太阳并不那么善解人意，所以有时过分施爱，这时在人们的眼里这往日温煦明丽的太阳就变成了可恶无比的毒日了。因为它可以把人击倒在地。今天，在这送葬队伍头上的太阳就是来势凶猛的欲要把他们烤焦击倒的、可恶无比的毒日，因为，这些人大多坐空调车坐惯了，大多出了车门就进办公室门，平时是不大用得着阳伞的，所以，今日谁也没有想到要跟着死尸在阳光下走路，谁也没有带阳伞。那么太阳也就毫不客气地十分均匀地施爱，不管市长还是局长、处长、科长、科员、百姓，一样在阳光的普照之下了。太阳的伟大之处在于平等，无论对谁都一样。

张市长看了看表，又望了望太阳，突地看见一辆黑色轿车急驰过来，戛然停在了前边。谁有这胆量敢在市长为首的送葬队伍前耍威风？张市长心中不悦，这时车门打开，走下一个人来。

张市长不禁啊了一声。车上走下来的是黄部长的秘书成文勇。成文勇显然十分惊奇地瞅着这支送葬队伍。“成秘书，你怎么来

了？”张市长问。

“张市长，你们这是闹什么呢？黄部长要来送葬，结果找你们都不见了，碰巧我在市政府门口见到你的司机才打听到。”成秘书说。

“一言难尽。我也没办法。我想，你回去告诉黄部长，后日赶到市委礼堂参加追悼会就行了。今天这个场面怎么好让他来呢？”张市长说。

“黄部长说，魏书记与别人不同，又是英年早逝，丧礼的规格应该高一些。他必须亲自来的。”成秘书说。

“你看看这场面，难道让部长也跟着我们走 30 公里路吗？”张市长说。

“这是谁捣的蛋？”成秘书说。张市长把成秘书拉到一边悄悄说了一遍情况。

“我想就是那小子，别人不会这样的。那你们也不能由着他来，他算什么东西。”成秘书说。

“唉，人已死了，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也不能闹的太僵了。只好受点罪了。”张市长说。

“你等着，一会儿黄部长来了，也许能改变这状况。”成秘书说。

张可明最清楚黄部长和魏家的关系，想要阻止成秘书，但是成秘书已经窜进车里了，他也只好作罢。

算来魏真还只是黄部长的儿子辈。我作为一个记者，爱打听人们的奇闻秘事，对本市一号的一些家私自然更不放过了。魏书记死后各种消息不胫而走，闹腾得偌大临京市沸沸扬扬。有人对他的死因都发生了疑问。他刚过 50，面色始终红润，连腰板都挺得直直的。怎么说死就死了？真是怪了。

一日，我与号称临京四小友的作家方平、画家蓝马、京友饭店老板赵有才和公安局刑警王彬在京友聚餐。有才先呷了口酒说：“喂，昨日我又听了个新鲜的。”

“我也听了一个，你先说说看。”蓝马说。

“那个经常来我这里的十八级离休高干又来了。”有才嘴里咀嚼着大虾说。这小子开饭店吃得肥头大耳，然而百吃不厌。

“就是那个疯老汉？”方平问。

“还能有谁。”蓝马说。

“就是他，他开始缄默不语，我知道这小子越是装着庄重不开口，肯定是肚子里有点新鲜东西，要急着找人说。我就故意吊他胃口。让服务员端过菜以后，我就不正眼瞧他。他一会儿一瞥的喝了二两临京醇，就有些坐不住了，东张西望，可巧他周围没有认识他的人。他有些慌了。我就感到机会到了。我走了过去说：‘高干老前辈，今天怎么没有领你那个来？’”

“这老头还骚着呢，隔三差五的领着个涂抹的红是红，白是白，黑是黑的小妞来，一看就知道是进城打工的农妹子。”有才中间插了这么一段。

“动真的不？”王彬问。

“怎么，动真的，你想抓人家呀。”方平笑道。

“在我这里没有，只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拧一下脸蛋或掐一下腿。就是旧社会的那种。”有才说。

“你都扯到哪儿去了。”我提醒道。

“记者就是没耐性，你别急。我过去跟他一搭话，他嘿嘿笑了笑，赵老板真风趣，我哪儿干那事，毕竟受党教育半个世纪了。坐下喝一盅吧。我自己倒了杯啤酒跟他碰了一下说，老前辈革命多年见多识广，至今还保持着老传统，敬佩敬佩。他一听就来了兴致说，唉，别提了。现在谁再稀罕过去我们那时候的事，都什么时候了。你没有听说，市委调查团下去搞调查，问一个老土改干部对社会主义怎么看，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怎么着，社会就这样了，主意自己拿吧。你说这成了啥体统了。我知道这老头还有东西没说，就站起来说，老前辈你慢慢喝吧。他一看我要走，就急了说，赵老板你先坐着，我请教你一个事。我问什么事？他就把嘴塞进我耳朵里说，你们这里不会有卧底的吧？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我赶紧摆手说，老前辈我开这个店可是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公安部门负责治安的正儿八经的店，可不是黑店啊。他笑了说，这就好，我给你讲个最新鲜的词。你说吧。老头就说，全市都传开了说，临江市的最新四大新闻也叫四大怪。什么四大怪。你听着：书记死了儿子背，市长不和老婆睡，行长家狗用钱喂，厂长个个是色鬼。赵老板你说这是有风才有浪还是无风三尺浪？我一看把老头的东西已经掏净了，就说，老前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不大对劲，我看这都是空穴来风，你喝完就自行方便吧。老头有些窘，就讪讪的走了。”

“你怎么这样，下次你还想听到点什么不？”方平责怪有才。

“你不知道这种人，太敬了，他就挺起来了，你吊着他点，他倒乖乖的。过不了三天，他准又来。不信我们打赌。”有才说。

“闹了半天，这老头说的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其实这是临江市妇孺皆传的事。我倒听了点关于魏书记与黄部长的一些瓜瓜葛葛藕断丝连几十年的事。”方平说。

“你说说看。”我催道。

以下是我以一个记者的职业习惯记录的方平的叙述。

民国某年9月8日夜，江西兴国县城的头号大户魏宗礼人称魏大善人家遭了火劫。大火熊熊照亮了半边天。赶来救火的人们，包括保安警察们个个只是伸着脖子大呼小叫，却不见动手。因为这火太大，无法救了。魏宗礼几次想投进火海之中，一死了之，却被众家丁们拉住了。他只有对天嚎叫：老天啊，我们魏家历代行善，德善牌坊都传了几代了。这是为什么？老天你为什么不开开眼。魏宗礼说的并不全假。魏宗礼家，世代为官，闹长毛的时候，其祖魏天骏跟随曾国藩办团练出过不少力，很受曾剃头的赏识。他那翰林出身和渊博的学识，被曾国藩当作一知己，称他为江西大儒。曾国藩就赠手书给他。那条幅上写道：江西有天骏，南国耀儒门。挂上这一条幅魏天骏就更加卖力了，而且，他从与曾国藩的接触中感到，此人真是经国匡世之才，是天降斯人于乱世，平乱除暴中兴大清必属此人。他要全力投靠他。为此他绞尽了脑汁。正这时机会来了，

与他同拜一师同考翰林的浙江饱学之士学政黄锦程因拒筹军饷被革职赋闲在家。忽一日黄锦程的三儿子持父信来到魏府。魏天骏展信一读便大惊失色了。他以多年的宦海修养稳住神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事关重大，请贤侄暂且住下，待老夫慢慢思量。

黄老三重又跪下求道：“伯父，我们黄家的九族生命全在伯父手里，望伯父看在世交的面上一定要办成此事，我们黄家今后当牛做马也要报答大恩大德的。”

“贤侄请起，老夫需想个万全之策才是。”魏天骏说。待黄老三走出去后，魏天骏一下跌坐在太师椅上汗如雨下。老友黄锦程的信里写的是谁沾谁倒大霉的事。那信里说，黄锦程的大公子浙江粮道协办黄祖光秘密与长毛勾结，以上千石粮食接济长毛，结果被胡林翼军发觉，现已投入大牢，已报曾帅。这事如果查实就是灭门之罪。好在黄锦程的旧同僚报信，要赶在曾帅下旨前做妥方可。黄锦程真是雪上加霜，他痛骂逆子罪该万死，同时立即想到现在正成为曾帅红人的师兄魏天骏，就写了这封信来，以实相告请求尊兄搭救于水火之中。云云。

魏天骏手拿着这烧红的烙铁般烫手的信，辗转反侧一夜未睡。他最终从孔夫子的圣训中悟出了理由。那圣训曰，“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知之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魏天骏在这为国还是为友的矛盾煎熬之中，苦思良策不得其法，午夜过后平添几许白发。一声声清脆悠长的鸡啼，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七窍通络连打了几个喷嚏就想起了孔老圣贤上训。是啊，备受孔圣人推崇的大仁大智的管仲也是弃小义而投大业终于名留青史，何人可比。而且孔圣人明明白白地告诫我们，君子道者

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然而我，见信而忧小义，谓不仁也；混沌迷惑不得其法，谓不智也；明知大义而恐惧不行，谓之不勇也。我被曾帅誉为江西一大儒，结果如此不仁不智不勇，真是愧煞我也，好在我终于在孔老圣贤的点拨之下醒悟过来了，事不宜迟。魏天骏真可谓是朝闻道朝行之的快手。他当即把黄老三抓了起来，自己押解到曾帅府。黄锦程一家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从此这一显赫的浙江大族在这里消失了。曾国藩奏明皇上给魏天骏谋了个职，嘉赏他大义灭亲之举，然而心中终究鄙薄其为人，疏而不近了。魏天骏渐渐也看出曾帅对他客客气气的后边深藏着的东西，又悔自己一时移行。不料积郁成疾一命呜呼了。他给子孙留下的不都是荣耀和财富。不巧的是黄祖光从大狱中逃脱出去，官军遍寻不见，后传他入了青帮成为帮主，专与官军和大户作对。

魏天骏的后辈传至魏宗礼个个都是江西兴国的头号人物，而且辈辈都受过青帮的骚扰甚至杀过头。他们就断定这就是黄祖光的后辈们干的事。恩怨相报已有多代了。

今年这把大火一烧，魏宗礼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青帮干的这事。他们魏家自魏天骏后虽受青帮骚扰，心中明知必有黄家后代在作祟，但是从不对外明提，据说魏天骏临终有话，子孙们恪守遗训。尤其是清廷倒台，民国开始后，更是只字不提黄家的事了。

魏宗礼的家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家人倒是多幸免于难。魏宗礼有三个儿子，老大魏德顺同父母一起靠乡下的百亩地度日，家也从县城搬到了乡下。老二魏德清在县城开了个小银庄过活，倒还自在。只是那老三魏德明不够安份，念了几年书后投笔从戎，干起了杂牌军。没等混出个人模狗样这支部队被红军缴了械，那年他只有18岁。他被红军的一个小长官劝了几句就换了个帽徽当起了红军。红军的那小长官姓黄名哲，年龄比魏德明大几岁，却是个连长了。过了几年在长征途中，黄哲已是营长了，要发展魏德明入党，就详细询问他的家庭及祖上状况，魏德明只说父亲在乡下靠几亩薄田度日，因为他出来当兵早，祖上的情况就说不清楚了。对此组织上也没有深究，魏德明就在火线入党，不久又当起了连党代表。

再后来这支部队被带到西康被打散了。黄哲的部队陷入重围之中，他身上中弹无法动弹。他感到了绝望。凡是能够动弹的人纷纷走开了。因为他们都与黄哲一样，能把自己的百八十斤拖走就不错了，哪儿还有力量来拖一个与他们一样重的人？黄哲闭上眼睛回忆着降生人世二十几年来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人生。他很清楚他祖上几代在江湖中出出入入，当过青帮帮主，后又另立过门派打打杀杀从没有消停过。他也从人们口中影影绰绰听说过江西大户魏家是他们的世仇。后来知道了魏家失火，家人做鸟兽散，不知道谁干的，因为到了他父亲这辈家道没落，在青帮中的地位也丢失了。父亲只是给青帮做个小小的眼线讨几个钱养家糊口。家里有时连个锅盖也揭不起。浙江一闹红，黄哲就投奔了去。投红以后这几年，苦虽苦，但是带队伍挎手枪威威风风的任意干了一番事业。至今已当了营长，也该知足了，他想。只是从家出来后再没有见过父母和弟弟黄铮。最可怜的是母亲，咳，孩儿今生不能孝敬您老，下世再投你胎，若遇个太平岁月，我就好好地孝敬你侍奉你。请母亲原谅孩儿吧。他把该想的想完了，该说的也说完了，就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西部高原的风刀子一般一点点地割裂着他的身体，呜呜的叫声此时听来比轰隆隆的枪炮声还恐怖瘆人，他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他只盼这感觉快快结束。他渐渐的听不到风声了。然而，他听到了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营长，你醒醒，你醒醒。

他睁开眼来看到了一张如隔世才见到的熟悉的脸。德明，你还没有走啊。魏德明咧嘴笑了说，我们俩已走了快两天，你一直昏迷着。我都绝望了。你却活过来了。黄哲听明白了，魏德明已背着他走了两天了。现在他们在一个农民家里。黄哲就抱住魏德明的脖子呜呜地哭了起来。二人哭得昏天黑地。哭够了二人就开始愁了。这一家农民穷得孩子都没有衣服穿，成天不敢出门，哪有粮食再接济他们。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大部队离开这里三天了，赶上他们谈何容易。二人相视着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只有继续走才是出路。因为一旦落入二马的匪军手里就会被活剥皮的。二人就开始走。那家主叫慕盼娃，脸色与皱纹活脱脱的就是西康高原的浓缩压膜。沟沟坎坎

七梁八谷，灰涩坚硬，只有那双眼睛还有些清亮气。他对他们二人说，红军好，路过这里的红军都接济过他，他永远不忘。他还从锅灶后边拽出了一块臭气熏天已开始变硬的半张羊皮说，就剩这点东西了，你们拿着吧。有这东西饿不死人的。他们二人鼻子发酸，摇摇头，瞅瞅自己身上，想给这憨厚的农民留下点什么，然而身上除了衣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二人只好握握慕盼娃的手扭头走开了。走出百十步黄哲又走了回来，他从怀中掏出了一把短刀交给了慕盼娃。那刀是他祖传的宝物。慕盼娃憨笑着愣怔的时候黄哲又走远了。

这二人与其他千千万万幸存下来的老红军一样活了下来。这二人后来也都娶妻生子，于是便有了如今的黄部长——黄瑶明，刚刚死去的魏书记——魏亮。

我正听得入迷的时候，方平却打住了话头。我说，“方平，你编了个遥远的云山雾罩似是而非的故事，其实还没有沾上黄部长和魏书记几十年来究竟是什么关系的边呢。你继续说。”

方平说，“你是记者，你去采访呀，问问黄部长不就得了。你倒省事，却采访起我来了。”

蓝马和王彬都笑了说，“这主意好，采访部长，又采的是家庭隐私，你准一炮打响，出个大名。”

赵有才就嚷嚷，“出了名可不要忘了我。要不我先敬你一杯吧。”

我骂道，“去你的娘腿。”

王彬问我，“你听说没有，下一把到底谁接书记的班？”王彬这小子有指望能当个刑警队副队长什么的，所以比较关心官场换人的事。

“还用问，按顺序还不就是市长当书记，第一副书记当市长。”方平说。

“这事难说。”王彬说。

“唉，王彬你是共产党员，这市委书记你也有一票的选举权嘛，你就说说你想选谁吧。”赵有才说。

蓝马说：“如今可都怪极了。那日我在宣传部长家看见，他正在给卧室的佛像点香呢。”

“我说蓝马，你就知道在画纸上搞什么印象呀、荒诞呀、幻想呀、现实呀什么的，其实如今社会比你那任何一幅随便怎么画面都多彩着呢。你那玩意小孩都看得清楚了。就说这敬神敬佛，比市里官们大的官多着呢。你还不知道呢，临京有一男一女两个活神仙。”方平说。

“岂只是两个，多着呢。”王彬补充说。

“不对，我说的不是你们通常见到的那些村妇野汉称什么黄仙、黑仙、狐仙、狗仙的。我说的是他们都是高知。就说那男的吧，他本是师专毕业的，在三十六中教物理。他忽然一天不知得了什么启示，见人就能看出其过去未来，家庭病史，说的钉是钉，铆是铆，凹凸相合，一丝缝都不留。几年间名声大噪，他就弃教不做了，专门授徒传功，拯救人类了。”方平说。

“说起来我还见过这人呢。”我插话道。

“你是不是也让他看过，他说的准不准？”王彬急着问。

我只好说些皮毛。这人叫也经天。我用手在桌上划了个“也”字。

“哪有这姓？”蓝马问。

“他就是这么写的。”我说。

“这姓有出处。”方平边说边笑。

“有什么出处？”王彬问。

方平抿着嘴说：“这也字最早是指女人的阴部。”

“这就怪了，他怎么用这个当姓？”蓝马问。

“中国的姓多着呢。也许他就是姓也。”我说。

“不要争论这个了，反正人都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当姓又有什么不可以。我看人最虚伪，始终把最离不开，最喜欢的东西当成最见不得人的最肮脏的东西。”赵有才大声怪气的说。

“唉，有才，那你也不能露着那玩意走路啊！”王彬笑道。“你当警察的允许，我就露着走路。这大热天捂在里头怪难受的。”大